

# 日本

由 阳 菊 地 贤

2017年，对于世界马克思主义学者（包括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是颇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不仅是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出版150周年、列宁《帝国主义论》问世100周年，也是日本现代《资本论》解读的奠基人宇野弘藏逝世40周年。2017年还是世界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以及以贸易保护为竞选口号的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的第一年。那么，如何运用《资本论》、《帝国主义论》和宇野经济学来反思和批判金融危机与美国的霸权政策，又如何根据世界经济形势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丰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成为本年度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集中思考的核心问题。

另外，2017年度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两个特点。首先，他们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传承。这不仅表现在对《资本论》、《帝国主义论》和宇野经济学关系细致分析上，还体现在他们善于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解读模式上，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思路。其次，他们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实的阐释能力。研究不只是为了理解理论，更是为了反思现实问题才赋予理论以新的含义，因此他们尤其擅长对经济和社会的实证分析。以上两个方面值得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学习。

## 一、资本主义发展史与《资本论》解读

### （一）内田弘：《资本论》中的市民社会发展史

2017年9月16日，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内田弘在武藏大学发表演说，提出从各国近现代史比较的视角解读《资本论》。<sup>①</sup>内田弘提出，宏观上看，世界各国近现代史都可以划分为市民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也可以称为市民革命史的三个阶段。传统理解认为市民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并且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内田弘看来，这种理解方式只适用于第一次市民革命爆发时期，却不适用于第二次市民革命和第三次市民革命。原因在于，第二次市民革命和第三次市民革命的实质是市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市民限制资产阶级的独裁权力并主张自身利益的实现。因此，各国近现代史就是三个阶段的市民革命史，资本主义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

内田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提到了第一次市民革命和第二次市民革命，也预见到了第三次市民革命的到来。具体来说，第一次市民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基础的资本原始积累国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英国为例，详细阐述了资本原始积累理论。资本原始积累的最终阶段是产业革命，资本原始积累国家推动产业革命的发展，由此产生了由劳动运动、民主主义运动、女性解放运动组成的第二次市民革命。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固定的结晶，而是不断变化的有机体，产业革命以后的英国一直在变化。其中一个例证是英国曾开展以制度改革为目标的国民运动——英国社会科学振兴协会（1857—1985年），通过该协会的宗旨和行动可以看到英国后来成为“福祉国家”的原型。马克思非常关注这个协会并且在《资本论》中引用了协会的年度报告。内田弘认为，马克思搬到伦敦后目睹的万国博览会，展现的正是英国第二次市民革命的成果。《资本论》是马克思以19世纪后期的英国为观察对象，以第二次市民革命的主旨“资本—雇佣劳动”为主要内容而写成的。另外，第三次市民革命的革命主题是解决女性、环境、少数人群、残障人群等面临的难

---

① 内田弘：「比較近現代史から見た『資本論』、『資本論』刊行150年記念講演会より。2017年9月，唯物论研究会、经济理论研究会、经济学史学会和社会思想史学会联合举办《资本论》150周年研讨会，大会发言人包括内田弘、小幡道昭、建部正义、平子友长等。

题，这一革命至今仍未完成。《资本论》不仅涉及了女性与儿童劳动、资源环境问题、劳动力的国际转移、金融资本的国际转移等方面，而且还关注收入差距、流浪汉、智力缺陷人群等问题。

就此而言，《资本论》讨论的问题不仅包含了第一次市民革命的原始积累国家的确立和第二次市民革命的雇佣劳动者的现状及历史，而且还涵盖了第三次市民革命的主题。《资本论》的古典性可以从比较近现代市民革命史的视角获得认识。

## （二）小幡道昭：《资本论》150年解读史

东京大学理论经济学教授小幡道昭认为，《资本论》并不是解释一切社会的万能钥匙，它阐释的是特定历史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那么，要保持《资本论》的生命力，必须结合时代变化更新对《资本论》的理解。小幡道昭以资本主义每50年的发展为节点，回顾了《资本论》150年来的解读演进史<sup>①</sup>。

### 1.《资本论》元年

马克思为什么没在生前发表《资本论》的第2卷和第3卷？小幡道昭的理解是，已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是一个完整系统，但它无法解释清楚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出现的新变化，所以马克思一直思考新的解释体系。那么，在第1卷发表初期，人们是如何理解《资本论》的呢？

小幡道昭认为，《资本论》第1卷问世之初，通常被认为包含了两个主题，即前半册的榨取论和后半册的崩溃论。榨取论的核心是，把劳动力像一般商品那样根据价值买卖，在资本的干涉下必然会形成剩余价值。具体来说，第1章“商品和货币”讨论一般商品要根据价值进行买卖，第2章讨论劳动力要按照价值进行买卖，第3章和第4章讨论资本家在市场上根据价值买入生产手段和劳动力并卖出产品。不过，马克思没有评价榨取的是非问题。

后半册的崩溃论讨论的是剩余价值积累的极限状态。剩余价值不断积累的关键是资本构成的持续高度化与资本规模的递增。资本构成的高度化很容易理解，因为资本的劳动吸纳力会随着生产力的扩大而下降，进而引起产业预备军的累积；资本规模的递增则较难把握，所以，必须回到《资本论》第1卷关

---

① 小幡道昭：「資本主義の歴史的發展と『資本論』の読まれ方」、『資本論』刊行150年記念講演会より。

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不在于分工而在于合作的论述才可能理解。斯密认为生产力的基础在于分工的深化，但是在《资本论》这里，资本优越于独立小生产者的地方首先在于它能够利用把劳动者集中起来的集聚力，这意味着即便处于相同的技术水准，大规模资本也能够在生产力的层面打败小规模资本，小规模资本被淘汰以后，剩余价值的积累会实现资本的进一步集中。这样，资本构成的不断高度化与资本规模的递增这两种要素造成了极少数大资本与绝大多数失业者的对立。

对于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阅读《资本论》第 1 卷的读者来说，后来出版的第 2、3 卷充其量只是第 1 卷“榨取论 + 崩溃论”的补充。

小幡道昭还注意到，当时，不同语系的读者对《资本论》第 1 卷的关注点也有所区别。总的来说，法语圈更关注榨取论，德语圈更关注崩溃论。在法语系国家，主张以市场为媒介实现自由独立生产者的蒲鲁东思想非常有影响力，具体言之，即废止金融货币采用纸质劳动证券，以此消灭依赖不等价交换获得利润的大资本，进而实现自由平等的市场社会主义。这正是《资本论》前半册的批判对象。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存在必然产生货币，保留商品废除货币的想法是非常荒谬的。而德语圈读者更关心《资本论》后半册的崩溃论，因为这里暗含了对德国工人运动首领拉萨尔思想的批判。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不同，德国无法真正接受从英国、法国舶来的古典经济学，他们发展出了有悖于英国的市场自由放任型经济学的、重视政策介入和制度引导的德式经济学。而《资本论》的崩溃论认为，拉萨尔等人强调通过政府介入推进生产合作组织的建立与完善，这无法改变资本伴随产业预备军的积累而不断集中的根本问题。拉萨尔式的社会主义论与崩溃论的“碰撞”给当时的德国读者带来深刻的印象。

## 2.《资本论》50 年

《资本论》问世 50 年以后，此时读者已不再限于第 1 卷的阅读，例如奥地利经济学家希法亭与庞巴维克的價值论之争，就是围绕《资本论》第 3 卷的生产价格展开的。但他们的争论始终围绕生产价格和劳动价值说的统一问题，视野过于狭隘。此外，《资本论》50 周年也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出版元年。列宁在本书中从《资本论》的“生产集中化与垄断的出现”出发，批评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对垄断体的形成重视程度不足，进而提出帝国主义不是可供选择的选项，而是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必然运动，列强之间的不均衡发展必然

会导致重新划分殖民地的战争。列宁还批评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这一场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虽然现在少有学者提及，但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影响。

小幡道昭总结说，当时的读者受到特殊的历史状况和意识形态环境的影响，对《资本论》的解读是比较片面的。首先，《资本论》三卷本在今天被普遍理解为从商品出发、以资本积累过程为中介、从资本的竞争延伸到各阶级斗争的完整体系；而当时的读者大体把《资本论》看成是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战争”之历史性与“社会主义是改革还是革命”之意识形态性的双重规定。其次，马克思对50年后新的资本主义现实的预言留有一些余地，但是列宁和亨法亭等人并没有读出这些空白。

### 3.《资本论》100年

小幡道昭以日本读者为例，阐述《资本论》问世100年之后是被如何解读的。他指出，日本人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特征是把《资本论》全三卷与《帝国主义论》、《金融资本》等作品结合起来理解，这种解读方法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并在《资本论》出版百年之际达到鼎盛。

早在20世纪初，许多日本学者就已经批评日本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是“帝国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一经传入日本，立即作为批判帝国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论被人们所接受，其中，透过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来阅读《资本论》是当时比较普遍的做法。在小幡道昭看来，这种做法造成对《资本论》的两种相反的理解。其一，《帝国主义论》妨碍了对《资本论》全三卷的整体理解。由于《帝国主义论》讨论的是金融资本、垄断资本的必然性，主要是在《资本论》第1卷后半册的集中论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有一些人认为《资本论》第1卷就已经完结了。其二，还有一些人认为，《帝国主义论》描述的是具体的统计数据“现象”，而《资本论》是支配前者的抽象本质，也就是说，不是从《资本论》发展到《帝国主义论》的历时角度理解资本论，而是从共时的“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上阅读《资本论》。小幡道昭还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包括《资本论》的自由竞争阶段和《帝国主义论》的垄断资本和资本输出阶段，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经历自由竞争阶段直接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这正是《资本论》与《帝国主义论》相结合的解读模式出现的根本原因。

20世纪60年代前后，宇野弘藏延续了这种解读模式，他结束了“《资本论》第1卷已经完结”的论调，把三卷《资本论》理解为从流通论、生产论和竞争论三个维度阐释资本主义依照市场原则自主发展的经济原理，即纯粹资本主义

原理。然而，资本主义的自主性观点很难解释危机论和经济循环论。对此，宇野弘藏的理解是，通过经济循环的动态过程反复消解劳动力商品化这一基本矛盾，资本主义以这种方式具备了自主性。在此基础上，宇野弘藏引入了帝国主义论。纯粹资本主义的自主性是理论层面的，它与现实中的帝国主义论并不矛盾，也就是把原理论和阶段论剥离开理解资本主义。质言之，三卷本《资本论》阐明了资本主义的自主性原理，但同时也提示了资本主义从自由主义阶段衰落至帝国主义阶段的发展阶段论。在宇野弘藏看来，《资本论》只有结合《帝国主义论》来阅读，才能澄清兼具落后性与先进性的日本资本主义之谜。宇野弘藏就此成为日本解读《资本论》的领军人物。

#### 4.《资本论》150年

时至今日，日本学界对《资本论》的解读模式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基本是在宇野弘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变化论。变化论认同宇野派经济学的解读模式，承认其解读模式的核心是“纯粹化的体系”以及资本主义的自主性；但是，宇野派解读的最大问题是在封闭的经济原理内部说明资本主义的自主性，而没有把原理论与资本主义的自主性切割。举例说，按照纯粹资本主义原理，资本主义是由商品经济关系构成的，是一个完全不需要制度规定的金属货币世界，这样一来，就没必要限定资本主义的自主性了；货币本就是金属货币，也便没必要把被纸币统治的现实视为不纯粹了。因此，变化论提出，在坚持货币的基本原理以外，还要敞开金本位制、通货管理制度以及其他外在条件等缺口，使纯粹资本主义论在外力作用下发生变化，以此进一步确立资本主义的自主性。

由于变化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封闭的多孔构成体，在此影响下，新的《资本论》理解模式——多重起源说应运而生了。纯粹资本主义论从理论上确立了由商品经济关系构成的单一资本主义关系，与其相呼应的阶段论又衍生了资本主义单一起源说。也就是说，在宇野弘藏的阶段论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被简单理解成在英国发生、发展，又影响到德国、日本等后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没落过程。但是，多重起源说则认为，从大航海时代起，西方国家发展出了庞大的商业圈，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产业在商业圈里不断交替，由此产生多种起源模式。小幡道昭总结说，纯粹资本主义理论下的单一起源说无法解释全球化格局，以变化论为理论基础的多重起源说对于重新阐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是十分重要的。

## 二、《资本论》与世界金融危机十周年

2017 年是世界金融危机爆发 10 周年<sup>①</sup>。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对十年来金融政策和世界经济状况的审视、对资本主义存续可能的重新思考，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央大学名誉教授建部正义在《现代金融危机与〈资本论〉》<sup>②</sup>一文中指出，1990 年以后，世界经济出现了“过剩货币”、“过剩资本”的现象，金融经济操控实体经济的倾向越来越明显，金融泡沫愈加严重，2008 年的环球金融危机便是这种经济形势下的必然产物。在分析和把握现代金融危机时，《资本论》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了启示：

首先，《资本论》第 3 卷第 30—32 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的开头部分，马克思提出考察信用制度的其中一个难题是真正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在什么程度上是资本的现实积累的标志，即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标志，又在什么程度上不是这种标志呢？资本的所谓过剩（plethora），一个始终只用于生息资本即货币资本的用语，仅仅是表现产业生产过剩的一个特殊方式呢，还是除此以外形成一种特殊的现象呢？”<sup>③</sup>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的“过剩货币”或“过剩资本”，应该被理解成“表现产业生产过剩的一种方式”还是“与剩余生产并列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值得深思的。在建部正义看来，“过剩”的含义是指资金和货币资本的过剩，即资金难以找到能够满足期待利润的新投资项目，以及世界市场范围内货币资本积累速度普遍超过现实资本积累速度且很难再次转化为现实资本；“过剩”的表现形式是基金、财团、保险公司、投资信托等机构资金的过剩，并且大量货币资本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住房贷款等商品市场上逡巡。就此而言，马克思提出的两种视角都不应该被忽视。

其次，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住房贷款等证券化商品，相当于《资本论》第 3 卷“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一章中的“虚拟资本”，因此《资本论》的相关论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许多人认为金融衍生品也属于虚拟资本，

① 2007 年 4 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申请破产保护，引发美国次贷危机，进而掀起了全球金融海啸。

② 建部正义：「現代の金融危機と『資本論』、『資本論』刊行 150 年記念講演会より。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39 页。

对此，建部正义认为，所谓虚拟的“资本”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投资的货币量必须能够回流到原点并且必须能够保证定期收益。而金融衍生品并不具备上述条件。

再次，银行或政府制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就思考过了。《资本论》第3卷指出，任意的银行立法只会加重货币危机，但任何银行立法都不能消除危机，“这种强行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全部人为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sup>①</sup>建部正义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在今天依然成立，只不过，提供“缺少的资本”的不再是英格兰银行，而是政府。中央银行供给流动性资金、政府供给资本性资金，两个部门各司其职。这种做法在今天的发达国家已经普及化了。不论是中央银行还是政府，都只能在危机开始之后才能发挥作用，它们只是缓和危机的手段，却无法阻止危机本身。

理论经济学家高田太久吉在经济理论学会年会的主题发言《2007—2010年金融危机刻画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征》<sup>②</sup>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浸透、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化进展、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证券化、信息通信技术（ICT）带来的企业经营模式的根本性转变，资本主义发生了历史性、结构性的变化。2007—2010年的经济危机即是以上各种原因相互作用、不断累积的历史结果。环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1970年以后全球范围内数次重大通货危机、泡沫崩溃和银行危机密切相关。这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矛盾不是直接的过剩投资和过剩生产的危机，而是金融系统风险的不不断累积。因此，必须从金融化的角度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环球金融危机不是世界市场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以美国金融中心华尔街为震源的世界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集中的、猛烈的爆发和调整，主导国际金融市场的庞大金融机构在这场危机中的连锁性崩溃以及政府对危机的介入，应当受到人们的重视。马克思认为危机的表现形式是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货币危机包括“伴随过剩生产危机的货币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页。

② 高田太久吉：『2007—2010年金融恐慌が浮き彫りにした現代資本主義の歴史的特徴』，<http://conf.jspe.gr.jp/65/download/831/>。



危机”和“独特的通货危机”两层含义。在高田看来，马克思的上述概念很难解释清楚 2008 年的金融危机。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在结构和功能上发生了重大改变，因此从金融化出发重新审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必要。

其次，过去 40 年间，银行危机、通货危机、泡沫崩溃等现象愈加常见，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正常现象。另外，“负利率”的金融过度宽松政策近年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也就是说，相对于实体经济的稳定，现代金融经济的不安定和不透明将导致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积累因速度放缓而产生的各种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

最后，马克思认为，离开信用制度无法解释经济危机。马克思设想的信用制度是以商业行为为中心的信用制度，即商业银行把游离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存储货币集中起来，作为生息资本向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贷款。在这里，商业银行的存款和贷款业务成为金融中介功能的中枢。但是，现代的复杂金融体系已经和马克思的时代完全不同。商业银行的存款、贷款业务不再是信用制度的枢纽，现代金融体系的最大特征是庞大且流动的证券市场的成立，以及庞大且多样的虚拟资本的发行。主导这些虚拟资本市场的不是商业银行，而是以证券的包销、贩卖、自己核算交易为主要业务的投资银行；投资银行的主要客户也不是需要追加投资的产业企业，而是资产管理公司、投资信托等投资机构。也就是说，由垄断企业、垄断银行所联系的金融资本已经无法正确把握现代资本主义所主导的资本形式。

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冷战结束标志历史的终结”论调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怀疑，资本主义的存续问题再次成为热门议题。那么，金融危机的结果会是资本主义的衰落吗？

有这样一种观点，既然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推动了金融化，那么经过这场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会衰退，金融化也会被阻止。高田太久吉认为，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后凯恩斯主义，是把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对立起来的二元论理解方式。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成熟过程的历史结果，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本质矛盾。所以建立“民主的透明的”金融制度并不能解决金融化的问题。经济泡沫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消费和投资的低迷、极端低息倾向的持续、收入差距异常扩大、特朗普政权的上台所反映出来的政治矛盾与社会矛盾的激化、全球范围内宏观经济政策的低效率，这些金融化的种种附生现象都表明了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历史性的衰退。

在高田太久吉看来，金融危机过后，新自由主义不会减弱更不会消失，而是会以更加具有攻击性、更加野蛮的方式（例如特朗普政权和安倍政府）得到加强。跨国集团会加强全球化战略和资本的集中，投资机构利息走低的竞争更加激化、信息通信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削减劳动力从而引起全球范围内的“贫民窟化”，这些问题终将造成国际政治风险的积压和政治、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高涨。而政治和社会的不安定又会和全球贫富差距扩大、世界难民问题、地球环境问题、法西斯威胁等其他因素一起，造成现代国际政治的进一步不透明。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主义是迫于资本集团或自下而上的改革要求，打开现在的闭塞和窘境，恢复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统一？还是资本主义已经穷尽返回安定发展轨迹的一切手段，无法恢复社会的统一，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在经历政治混乱和社会混乱以后走向终结？现代资本主义正站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最重大的历史分岔口上，这已经在学界达成了共识。总之，十年前的那场划时代性的重大危机，并没有给资本主义带来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新条件，也没有带来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新的可能性。政府前所未有的干预也没能消除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这些都表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极限并不遥远。

### 三、《资本论》与《帝国主义论》的关系

宇野派经济学家新田滋在经济理论学会年会上，发表报告《循环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反复、回归的原理和阶段——纪念〈资本论〉150 周年、〈帝国主义论〉100 周年及宇野逝世 40 周年》<sup>①</sup>。报告从宇野弘藏对《资本论》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解读入手，回顾了宇野三阶段论如何在挫折与发展中保持对资本主义现实的解释张力。

新田滋首先回溯了宇野弘藏的主要思想。宇野弘藏把《资本论》理解为纯粹资本主义原理，为了解释《帝国主义论》中的垄断资本主义现象，他提出了著名的三阶段论，即把《资本论》作为基本原理、把帝国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对世界资本主义特别是日本资本主义展开现状分析。

<sup>①</sup> 新田滋：「循環する世界資本主義システムと反復 回帰する原理と段階——『資本論』150 年と『帝国主義論』100 年、宇野没後 40 年に寄せて」，<http://conf.jspe.gr.jp/65/download/785/>。

具体言之，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主题分别是在《资本论》问世 50 周年的节点上，针对悖反于《资本论》原理的各种现象而提出的修正主义论争、保护关税论争和帝国主义论争。围绕这些论争，《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与《金融资本》、《帝国主义论》在方法论上有着怎样的关联？希法亭和列宁把《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论》理解成《资本论》“集中”原理的延长。宇野弘藏则认为，金融资本是在重工业背景下，固定资本日趋庞大这一特殊的、具体的、历史的条件下出现的，它不应该在《资本论》的逻辑延伸的意义上言说，不论是金融资本还是帝国主义，都是阶段论的对象而非原理论的对象。

受到 1929—1933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契机，相继采取了国家干预市场的做法，垄断资本主义论也成为热门议题。但是，1980 年以后，新自由主义的到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以及全球化等历史事件的渐次展开，资本主义国家逐渐退出对市场的干预。在这种背景下，金融资本迅速壮大，而生产资本的集中、集聚则越来越弱化了。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伴随全球化竞争的加剧，各国进一步放松对金融的管制，结果是古典的经济循环规律以反复的金融危机的形式复活了，资本主义的劳动人口规律即经济循环控制相对过剩人口的反复排出规律也复活了。针对上述资本主义的变化，新田滋总结说，《资本论》在 20 世纪中叶之前曾渐渐背离原理论的理解，但是 1980 年以后，《资本论》的原理论却直接适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状态和变化。

在这里，宇野弘藏的三阶段论遇到了困难。除了《资本论》原理论的适用场合在“反复回归”以外，《帝国主义论》、《金融资本》阶段论的适用场合也在“反复回归”。宇野弘藏提出三阶段论的历史前提是，本应是原理论抽象前提的“纯粹化倾向”在 19 世纪以后发生了不可逆的“逆转”。但是，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又发生了“再次逆转”甚至“再再次逆转”。宇野三阶段论的方法论基础岌岌可危。作为宇野弘藏的后继者们，必须对该困境作出回应。

为了解决宇野三阶段论的理论困境，伊藤诚提出了“逆流”说。伊藤诚把 1980 年以后的世界变化由“纯粹化倾向的逆转”再次逆转的现象，称为“逆流的资本主义”。按照伊藤诚的说法，宇野弘藏的三阶段论和铃木鸿一郎、岩田弘的世界资本主义论以及“资本主义抵抗社会主义”的世界经济论的现状分

析共同构成了“逆流”局面的理论来源。

还有一种思路是，原理论不仅适用于解释 19 世纪中叶，分析者可以主观上把它作为解释资本主义恰当的、抽象的根据。山口重克是该思路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金融资本阶段划分为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 20 世纪后半段和冷战结束后等四个阶段。原理论作为一切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所共通的、不变的一般性原因，应该从仅从商品经济的角度解释诸种原因当中抽象出来。在新田滋看来，纯粹资本主义原理论在山口重克这里同其他主观理论没有区别，是否选择纯粹资本主义原理论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偏好，这种思路实质上已经和以“纯粹化倾向”为基础的宇野三阶段论的方法论分道扬镳了。

2010 年以后，世界体系再次发生逆转，即由国家减少经济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又转变为保护主义、排外主义、霸权主义的新帝国主义时期。这意味着宇野弘藏的三阶段论再次失去了解释效力。对此，新田滋提出了新的思路：原理论不仅仅是《资本论》中的原理论所体现出的经济规律，从垄断到自由竞争、从国家介入到自由放任等长期循环反复的现象，都可以归纳到原理论的经济规律范畴中去。

#### 四、《帝国主义论》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世界格局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推行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令世界各国感到不安。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普遍态度是，美国已经走上了向“帝国主义”逆行的道路，必须加以批判和遏制。《帝国主义论》就是重要的理论武器。

神户女子学院教授石川康宏梳理了《帝国主义论》百年来的现实意义。<sup>①</sup>他首先指出，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出于两点考量。(1) 为了批判“保卫祖国”战争论观点。列宁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本质是殖民地争夺战，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由此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和理论的发展。(2) 为了澄清马克思时期尚不鲜明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列宁的时代过去以后，《帝国主义论》也没有过时，它的当代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① 石川康宏：『『帝国主義論』の現代の意義を考える』、『経済』（266）、2017 年。2017 年 11 月，日本杂志《经济》刊发特集“《帝国主义论》100 周年”，其中包括石川康宏的这篇文章，以及山田博文的《现代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政制》（山田博文：『現代の金融資本と金融寡頭制』）。

克服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资本主义总危机论指的是，帝国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资本主义面临全面的危机。石川康宏认为，研究者们往往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混淆起来，这是错误的。他指出总危机论的主要特征包括：(1) 认为俄国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处于不断危机深化过程的机械理解与资本主义发展论；(2) 把社会变革片面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变革观；(3) 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加深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外因论，以及苏联霸权主义的合理化论和跟随苏联的正当化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不符合总危机论的观点。(1)《帝国主义论》写作于1916年，因此不可能把俄国革命纳入到对帝国主义、独占资本主义的研究范畴中来。(2) 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研究传承于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属于资本主义发展内因论。(3) 列宁的“走向灭亡的资本主义”论点不是在资本主义衰退和解体时提出的，“灭亡”以发展、前进的“过渡”为特征。(4) 列宁重视社会主义革命中关于革命主体的培养。

理解世界殖民地体制的崩溃与变形。石川康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包括殖民地体制崩溃在内的世界重大政治变化着手，分析《帝国主义论》的当下意义。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实质是新殖民主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作为半个世纪前仅次于英国的殖民地大国，明确地对美国表示谴责和批判。这是殖民地大国正在转变的典型事例。因此，为了阻止美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和行动，有必要重提《帝国主义论》。当今世界在原则上早已不承认殖民地统治，因此现在已经超越了以重新分配殖民地为目的的“帝国主义时代”。然而，垄断资本主义的侵略本性仍在继续，以美国为首的个别国家出现了向帝国主义政策倒退的倾向，因此需要加强舆论宣传抵抗这种倾向。日本共产党呼吁要敢于面对美国的暴行，并提倡把政策上和行动上都暴露出侵略性的国家定性为帝国主义国家，批判美国的侵略政策，这是非常正确的。也就是说，只有每个国家调整政治的上层建筑层面，在行动和态度上保持一致，才有力量抗衡垄断资本主义的侵略本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西广<sup>①</sup>则进一步指出，抵抗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

---

① 大西：『『帝国主義論』と米中覇権交代』、<http://conf.jspe.gr.jp/65/download/359/>。大西广作为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还担任中日友好经济恳谈会顾问以及日本的现代中国协会的理事。多年来对“中国道路”保持着浓厚兴趣。

性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其中尤其需要中国力量与之相抗衡。在他看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几乎同一时期，中国正式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两件事的同时发生颇具意味，它标志着以中美为首的新兴国家与老牌发达国家之间的对峙由暗暗较劲走向明处。大西广提出，并不是特朗普的上台将改变世界，而是世界格局已然发生了变化，所以美国需要特朗普的上台。

多年来，美国一直依靠占优势地位的军事和金融手段压制新兴国家的挑战，也就是说，或者对其他国家采取军事攻击，或者强行在全球范围内以“国际协调”为借口达到保卫美元、巩固金融霸权的目的。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德国都曾被迫降低利率，使国内资金大量流向美国。在大西广看来，美国的做法反而会加速美国长久的衰落。因为制造业和农业是金融业和商业的基础，而维护金融霸权的高利率政策必会造成美国制造业的疲软。正是由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主义对美国老牌制造业起到了破坏作用，铁锈地带<sup>①</sup>的美国人会选择呼吁贸易保护主义的特朗普。制造业一旦遭到破坏，金融霸权（军事霸权）则难以持久。所以特朗普“回归制造业”是历史的必然。

在过去，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还未成熟，美国尚可在金融业与制造业方面都占据优势地位；然而现在，美国为了保护衰落的制造业只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而中国则成为守护全球自由贸易的代表国家。中国的GDP总量在2010年和日本持平，2017年则达到日本的3倍，预计很快就会赶上美国；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大西广认识到，尽管安倍政府长期以来采取远中亲美的外交姿态，但是以贸易立国的日本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绝对不会反对中国；能够引领世界的国家只能是经济强国，美国已经丧失了这个条件，而中国则具备了引领的资格。

大西广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引领的世界将会好于（better）美国控制的世界。原因在于，中国从不像美国那样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爆炸和暗杀活动，也不曾放任以色列对中东国家施加的苦难，中国的做法是推动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致力于通过大型国际会议解决争端。就对日本的态度而言，中国不像美国那样在冲绳屠杀日本人，中国所主导的PCEP也不曾像TPP那样破坏日本的农业，总之，中国将会带来比当下更好的国际秩序，中国代替美国是历史的

---

① “铁锈地带”喻指美国东北、中西和五大湖地区的传统工业州，代表美国制造业的心脏地带。

进步，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作为见证这场“更好”的历史性转变的其他国家和民众，大西广给出的建议是，要强化“中国取代美国”的意识并推动这种转变，不仅要从正面角度进行支持，也要通过建议、批评的方式应援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日本一桥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